

# 盛唐浪漫豪放的艺术高峰

## ——论李白、张旭的诗歌与书法共生现象

许四辈

(青海师范大学 民族师范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 书法与诗歌联系密切, 本质相似。强烈的抒情目的、鲜明的节奏韵律、自然的审美理想以及对人格的注重, 使诗、书得以相似相通, 得以结合共生。李白与张旭的诗歌和书法, 因为二人所共处的时代、相似的性格气质而表现出自然天放、浪漫豪放的特征。他们以狂放不羁的思想性格和俊逸超拔的天才开创, 使得诗歌和书法两种艺术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并将盛唐浪漫豪放的艺术推向了高峰。

[关键词] 诗歌; 书法; 抒情; 自然; 个性; 文化多元

[中图分类号] J1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2008)04-0112-03

作为中国最具魅力的艺术形式, 诗歌和书法在书写情感、再现诗人书法家的心灵世界方面极为一致。诗歌与书法的沟通和结合源远流长。李白和张旭, 不仅在两个艺术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而且由于二人相同的志趣爱好和性格特征, 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大致接近的思想渊源, 他们的诗歌和书法表现出特别的一致性。可以说, 他们的诗歌书法是盛唐文化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

—

李白和张旭生活在一个文化繁荣强盛的大时代, 处在南北文化、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的高潮时期。袁行霈谈到, 南北朝时期, 南方文风华靡, 北方文风质朴。南帖飘逸, 北碑凝重。唐代, 南朝的文融入北朝的质, 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 为创造中国诗歌最美的典型做好了准备。<sup>[1]</sup>唐代的各种文化艺术无不呈现得雄壮大气, 诗歌和书法尤其表现了盛唐气象的特征。李白和张旭分别在诗歌和书法艺术中创造出了阔大的景象。同时, 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时代。思想领域, 儒家思想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融入到几乎所有人的思想深处。佛教思想延续南北朝的传统, 十分盛行。李唐统治者为了抬高血缘地位, 追认老子为远祖, 奉道教为国教。李白就是一个多种思想的集合体, 特别是道教, 对李白影响深远。他早年即与道士来往, 生活在道教活跃的地方, 深受道教影响, “十五游神仙, 仙游未曾歇”, 罗宗

强认为李白即在十五岁入道<sup>[2]</sup>。他云游访道, 乐此不疲, “五岳寻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 他潜心学道, “清斋三千日, 裂帛写道经”, “余尝学道穷冥筮, 梦中往往游仙山”, “清晓骑白鹿, 直上天门山。山际逢羽人, 方瞳好容颜”, “朝饮王母池, 暝投天门关。独抱绿绮琴, 夜行青山间。山明月露白, 夜静松风歇。”道教信仰与李白飘逸放旷的性格密切相关, 他追求神仙世界, 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更寥廓、更自由的精神世界。张旭是否信仰道教, 史书没有记载, 但与他同为“吴中四士”的贺知章于天宝三年请度为道士。可以肯定, 被奉为国教的道教不可避免的要影响到张旭。况且, 道教注重自我个性、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主张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向往。艺术领域, 格律诗和古体诗共同辉煌, 精心锤炼和任情写意皆造佳境; 南帖和北碑互相交融, 法度和性情同被重视, 典雅和朴拙、精致和大气并存。正是这种环境和土壤造就了两位既博采众长又风格飘异的天才艺术家。

李白和张旭都将艺术的抒情性发挥到极致。诗歌和书法是他们思想性格的载体。中国自古就有“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诗, 由情生者也, 有必不可解之情, 而后有不可朽之诗”等相近的论述, 说明诗歌的抒情特点。书法也以抒发情感为己任。扬雄就说: “言为心声, 书为心画”, 刘熙载也说“写字者, 写志也”, 都说明书法是抒情写意的手段。李白和张旭二人

[收稿日期] 2008-03-28

[作者简介] 许四辈(1970—), 男, 汉族, 青海人,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讲师。

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都通过诗歌和书法这两种艺术形式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中,必于草书焉发之”。二人又同样的非常好酒,同为“饮中八仙”。李白得意时“两人对斟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愁闷时“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孤独时“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新唐书》载,“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即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二人同样经历了仕途受挫、沉沦下僚的坎坷命运。李白二入长安<sup>[3]</sup>,渴望为朝廷建功立业,实现由布衣而卿相的人生转折,但未得重用,入长安不久便被赐金放还。张旭仅当过官小职卑的常熟尉和金吾长史。于是,为追求精神解放、个性自由,他们游历山水,纵情自然。

## 二

李白和张旭的诗歌书法艺术不仅在唐代形成了不拘格律、突破法度的浪漫主义高峰,而且为后世艺术的浪漫主义风格开辟了广阔前景。唐代,诗歌上有反复锤炼的杜甫,不断推敲、“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贾岛;书法上有总结“结字三十六法”的欧阳询,有字如其人一样方正刚直的面鲁公。而李白和张旭却以“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天放,用他们俊逸纵横的才情开创了另一种天地。

1. 体式的选择。李白和张旭都擅长相对自由的艺术体式。格律诗在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但李白偏偏喜爱古风。《唐诗三百首》共选李白诗歌二十七首,其中五律五首,七律、七绝、五绝共五首,其余皆为古体诗(包括乐府)。刘熙载《艺概》云:“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在人们普遍注重法度、楷书名家辈出的当时,张旭选择了狂草。张旭传世书迹有草书《肚痛帖》、《醉墨帖》、《千字文》、《古诗四帖》,其中最能代表其风格的是《古诗四帖》。这并不是他们缺乏创作格律诗和楷书的技法和才能,李白的五律《赠孟浩然》、《送友人》、《夜泊牛渚怀古》,七律《登金陵凤凰台》等篇目同样是古代诗歌中的经典之作;张旭楷书学自陆彦远,又深受欧阳询、虞世南的影响,楷书代表作有《尚书省郎官石记序》,苏轼评其楷书曰“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只是由于他们狂放的个性,崇尚自由的精神气质,不愿被格律法度等外在规则所束缚。也只有古风和狂草,才能不受句数句式的限制,不受行列分布的约束,如激浪狂潮般的宣泄激情,充分表现他们卓然不群,不拘陈规,傲世自高的性格特征。

2. 艺术语言的运用。诗歌的语言是词句,书法的语言是线条。李白的大量诗作,运用五言、七言为主要句式,间或也运用三言、四言、九言,句子的节奏有两字一拍,三字一拍,不一而足。这种句式特点和语言节奏有力地体现了诗人对艺术语言高超的驾驭能力,体现了诗人

无意应合严格的格律套路,而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自然地使用艺术语言的创作倾向。张旭的狂草提按绞翻处如老少欢歌起舞,似龙蛇纠结争斗,运笔或留或收,或纵或敛,点画牵萦连绵,起伏不绝。《古诗四帖》笔势狂放流走,体势活泼飞舞,线条时而直进,时而迂回,时而跳跃,时而急止,极富魅力。加之枯墨渴笔的使用,丰富生动。李白诗作的语言和张旭书法的线条,都表现得节奏自然流畅,疾徐有度,或如长江大河,或如行云流水,情感的节拍从笔锋流出,艺术语言的韵律感得到最为充分的表现。当然,李白创作的格律诗,句式严整,对仗工整,音韵和谐;张旭的楷书应规入矩,楷法精研。可见,对于艺术语言,他们以严谨的规矩、法度为基础,又超越了法度。

3. 取法自然的创作方法。中国古代艺术都以自然为最高境界。在论及点画取法神态时,如高峰坠石、千里阵云、千年枯藤、势若奔云,皆以自然万物为喻。黄庭坚说:“放笔自然成行,则虽草而笔意端正,最忌用意装缀,便不成书”。取法自然形式有二:一是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形象中感悟艺术形象,二是从自然状态的存在发展悟出艺术的表现过程。李白诗歌中刻画的意象无不源于自然。这与他钟情自然、以自然为法的情趣密不可分。张旭观察世间万物,山川崖谷、雷霆霹雳,天地万物之变,都倾注到书法里去了。在表现过程中以自然为上,力戒做作,避免人为痕迹。李白“用着大刀阔斧粗枝大叶的手法与线条,去涂写他心中的影响和情感”,“在他的诗里,都有一种排山倒海万马奔腾的气势”<sup>[4]</sup>。清代赵翼也说李白“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胜”。张旭的书法,任性恣情而寄寓点画”。苏轼赞道:“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气自足,号称神逸”。不论法其形象还是法其过程,李张二人艺术的自然特征都非常突出。

4. 浪漫豪放的艺术风格。中国诗歌和书法都以丰富的人生阅历、饱满充沛的激情、高尚的人格修养、丰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提高艺术品位的必要因素。李白诗歌“以《庄子》、《楚辞》为源,广泛吸取了阮籍的渊放、郭璞的超拔、鲍照的俊逸、谢朓的清秀,并融合盛唐清新豪放的共同特点,形成了壮浪纵恣的独特风格和高远宏阔的艺术境界”<sup>[5]</sup>。他的诗,狂放飘逸,清高天真。即使在政治失意、被迫离开长安云游之中,也将自己的苦闷、无奈融合进瑰丽的想象和豁达的超脱之中。张旭的书法同样的任情恣意,豪放浪漫。他“对自我情感的尊重与对书法技巧的精熟,造就了草圣的一代英名”。<sup>[6]</sup>李白赞道:“楚人尽道张狂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李颀《赠张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续书断》评其书曰:“如神虬腾霄汉,夏云出高华,逸势奇状,莫可穷测”。张旭纵情于酒,寓情于书,把天地万物的情势与自身的主观情态融为一体,铸就了他飞动豪荡的狂草表现形式和风格。

## 三

值得关注的是,李白的书法和张旭的诗歌同样成就斐然。在同一个艺术家身上达到了诗歌与书法的有机交融。《李白墓碑》称“翰林字思高笔逸”,《宣和书谱》载:“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临池管见》说:“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中国书法鉴赏辞典》介绍:李白与张旭友善,师张旭草书,书为诗名所掩。李白传世书迹有《上阳台帖》、《月下帖》、《天门山铭》、《梦时文》多种。其中《上阳台帖》苍劲雄伟中见娉媚挺秀,一如李白豪放、俊逸的诗风。正是诗如其人,书亦如其人。

张旭以长于七绝而享誉诗坛,《全唐诗》录其诗六首。《山中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春草》:“春草青青万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清溪泛舟》:“旅人倚棹,薄暮起劳歌。笑揽清溪月,清辉不厌多。”《春游值雨》:“欲寻轩槛列清樽,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柳》:“濯濯烟条拂地垂,城边楼畔结春思。请君细看风流意,为灭灵和殿里时。”诗

中山水景象奇伟空阔,充溢着自然美和豪放飘逸的情致,有如作者一幅幅体势飞动、笔意连绵、雄劲而潇洒的草书。几首诗运用虚笔写景的手法,巧妙地写出令人神往的深山空翠,浓墨渲染晚来江上演云低垂的昏暗之景,山水人物若有若无,亦真亦幻。这种意象之美与书法的抽象朦胧之美异曲同工。

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强烈的感情,是李白诗抒情的鲜明特征。他感情的迸发,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奔涌而出,他气挟风雷的创作,天才的手笔,当时就被人们广为称颂。其后的诗人作家如李贺、苏轼、陆游、龚自珍虽受其影响,但在狂放、傲岸、洒脱浪漫方面似乎仍然无法企及。张旭草书高妙的笔法,磅礴的气势,挥毫出壁而不拘法度,形成书法史上典型的浪漫主义写意特征。他嗜酒放狂、奔走呼号的独特个性,连绵不绝的壮美气势,只有怀素得到继承和发展,被称为“张颠素狂”。此后,一千余年,虽善草者甚众,但浪漫气势和书法个性远不能与张旭相提并论。李白的书法,张旭的七绝与他们的诗歌和书法都最为淋漓尽致地宣泄了作者澎湃的激情,共同展示了他们狂放的个性,浪漫的气质,纵横的才情,俊逸的风采。他们实现了诗歌书法两种艺术的天然结合,以天才的开创,将盛唐浪漫主义的艺术推向了高峰。

## [参考文献]

- [1][2] 中国李白研究会,马鞍山李白研究会合编. 李白研究论文集[Q].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2  
 [3]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1.  
 [4] 葛晓音. 唐诗宋词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5] 陈振濂. 书法学综论[M]. 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 1991.

## The Highest Romantic Art Achievement in Tang Dynasty —— Analysis of the Identical Phenomenon of Correlation of Poem and Calligraphy of Li Bai and Zhang Xu

XU Si-bei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Normal Teachers College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Calligraphy and poem are ul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The commonality of strong lyric prominent rhythm, naturally born aesthetics and the inside-melted personality of the author of both calligraphy and poem abide these two strikingly different art forms closely together and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in their coexistence. In the case of Li Bai and Zhang Xu, because of the contemporaneity and common personality, their calligraphy and poem has manifested natural openness and unleashed romance. Their rebellion thoughts and extraordinary genius contributed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unity of calligraphy and poem in Tang Dynasty thus became one of the landmarks of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art in this epoch i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poem; calligraphy; lyrics; natural; personality; cultural diversity